

我的隔離日記

專題報導

回顧五天的隔離生活，雖被隔離也發生了不少新鮮事，前幾天我在家裡煮綠豆湯，洗綠豆時掉到水槽裡的幾顆綠豆，悄悄地發了芽和我say Hello，看見生命力這麼強的綠豆苗，我怎麼能不打起精神呢！突然間，我好想好想再回到學校裡上課……

4月29日（週二）謠言四起

”新聞報導著：淡江大學國貿系四年級有疑似SARS病例。”聽到新聞的時候嚇了一跳。「天啊！是誰呀？不知道是哪一班的？應該不會是我們班的吧？」宿舍的室內電話與手機輪流響個不停，整個校園間已經沸沸揚揚，這兩天學校似乎沒有一刻安寧，同學間七嘴八舌地討論著是部分課程停課？還是全國貿系停課？（還有人謠傳學校將全面停課，真是太扯了）。這一切都是拜誇大的電視新聞所賜，魯莽地媒體衝進校園見人就問「你為什麼不戴口罩？你不怕嗎？」搞的人心惶惶的。晚上時，手機傳來簡訊：我們被隔離了。昨天才宣布4/29~5/8 與疑似病患同課程的師生全面停課10天，一夕之間就要將我們全部居家隔离（真野蠻！）只覺得真是晴天霹靂，沒想到我也有這麼一天，一時之間我全都亂了方寸了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4月30日（週三）我是228號囚犯 通緝歸案

手機頻頻傳來教官室的電話號碼，我不敢接。我努力的回想我上個禮拜到底有沒有去上蔡政言老師的課呀？我認識疑似感染SARS的戴同學嗎？這期間我接觸過的人是不是也要一併被隔離呀？會不會牽連家人？我該回家還是留在宿舍？被隔離後會不會引起鄰居的恐慌以及另類的眼光？好沮喪喔！但換個角度想：「我們可以做些什麼？台灣現在很需要全民的幫助，在和平醫院裡，第一線的醫護人員及被隔離人忍耐煎熬著，我們一定也可以做些什麼事。」

經過一番掙扎後，凌晨終於鼓起勇氣向學校回報我的行蹤（難為教官通緝了我一夜）。隔離的第一天，宿舍什麼吃的都沒有（除了自來水、沙茶醬），從早上到傍晚，等了老半天也不見任何人來送隔離便當，餓到兩眼發昏，脾氣暴躁，一直到下午五點，好心的同學送來了”晚餐”，我才吃到今天的第一餐，感謝不怕死的呂姓同學熱情贊助（有種不戴口罩就來找我），患難見真情，真是感恩吶！

5月1日（週四）溫暖的便當

渾渾噩噩地睡到中午才起床（不然一天這麼長要怎麼過），一旦被限制自由就特別想出去，隔離後整個人變得特別敏感，聽到隔壁的開門聲，我都可以想像他們是不是要舉家遷移，以免被殃及，真是無奈呀！打電話給同學，聽他們說昨天就有收到學校送的三餐了，我這邊都下午兩點了，還是一點動靜也沒有（該不會今天也要挨餓吧），正煩惱要向誰求救時，沒多久就接到淡江時報同仁們關心的電話，主編立即替我向教官室反映我的狀況，不到半小時我就收到愛心便當（不用戴N95來見我這麼誇張吧！可愛的時報學弟），雖然飯是冷冰冰的，我的心卻覺得暖暖的。

隔離的第二天一切終於穩定下來了。但是隨著畢業時間的到來，籌畫中的攝影畢業展開拍計畫勢必要延後了，最擔心的就是怕隔離這十天後，會不會來不及拍攝六月中攝影社畢展的作品，那乾脆來拍個「我的隔離日記」吧！為自己找點事做，嗯~就這麼決定。

5月2日（週五）開拍我的隔離日記

一早起床就習慣性地打開電視，重播幾次也照樣開著，希望有人聲充滿空間。我都無法忍受這般局限的日子，更何況那些與SARS同一病院的醫護人員。看到網路上，慈善團體及企業舉辦的連署簽名活動，號召著有愛心的朋友表達一同對抗SARS，以及對這片土地的關心與支持，我毫不遲疑的加入簽署活動，希望為更多受難者加油打氣，也為自己增加抗SARS的信心。

決定開始拍攝隔離日記後，便忙著構思劇情，四處張羅、自導自演（有一點自戀），即使只有自己一個人也玩得很愉快，只是也許是被關太久的關係，變得有些神經質與幻覺，情緒中都夾雜些許緊張或者恐懼，有點感冒的跡象就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得了SARS（其實是因為吹太多冷氣），不會吧！居家隔離的人是沒有權利感冒的，嗚~我不要被全副武裝的醫護人員用救護車載走。

5月3日（週六）烏龍一場

〔衛生所通告〕——「告訴各位一個好消息，此病例因疑似SARS患者經查證並無大礙，所以提

早解禁，五月五日起恢復正常上課。」啥？真是胡鬧！！（害我還曾經一度懷疑自己不久的將來會與家人天人永隔呢！），雖然證實了是一場誤會，竟然還是要我們再多忍耐兩天，禮拜一起才能自由活動，以免淡水居民恐慌，難為了許多同學因為她而被居家隔離，不能去參加研究所考試，簡直快崩潰了。

這幾天下來，接到不少關心的電話，越洋的親情牽掛更是每天早中晚各一通，深怕親愛的女兒沒人關心。另外也和同學們互通消息，知道有不少一個多月沒去上課的人也被隔離（雖然真是浪費國家糧食），也有同學的宿舍被全副武裝的社區管理員衝進來強迫消毒，垃圾也被人當作污染物處理（有這麼嚴重嗎？），處處防著我們這些被隔離者（其實我們才怕你們呢！），但為了因應政府政策，還是得照規矩來。其實隔離的日子並不好受，被悶壞了不說，明明知道自己是無辜的，卻要承受異樣的眼光並被你們魯莽的言行傷害。所以知道是一場誤會後，真想向各位左鄰右舍鄉親父老大聲宣告：「請大家告訴大家，一切只是誤會，不要再用斜眼看我，以及不要在我看不到的地方講秘密瑣瑣」畢竟除了SARS可怕之外，更可怕的是冷眼冷語的流傳。

5月4日（週日）水槽中的綠豆芽

解禁的前一天，懶懶的陽光灑在陽台上，心情特別開朗。學校的工作人員又送飯來了！這是他們最後一次送飯給我！隔離的第五天中午，終於收到不同口味的泡麵了（感動吶），某牌的蔥燒牛肉麵我大概已經收集了六、七碗（再送一樣的來我就翻臉），大概是隔離最後一天的關係，今天的教官顯得特別親切，還要我們提著隔離便當一起合影留念，我在時報幹了三年半的攝影記者，一直以來都是我拍人，今天卻成了被拍的主角，感覺自己的動作很僵硬（口罩下的我還是習慣性的微笑，真是多此一舉）。

回顧五天的隔離生活，雖被隔離也發生了不少新鮮事（糗事），前幾天我在家裡煮綠豆湯，洗綠豆時掉到水槽裡的幾顆綠豆，悄悄地發了芽和我say Hello，看見生命力這麼強的綠豆苗，我怎麼能不打起精神呢！突然間，我好想好想再回到學校裡上課
．．．

2010/09/27

悄悄地來，不要讓人發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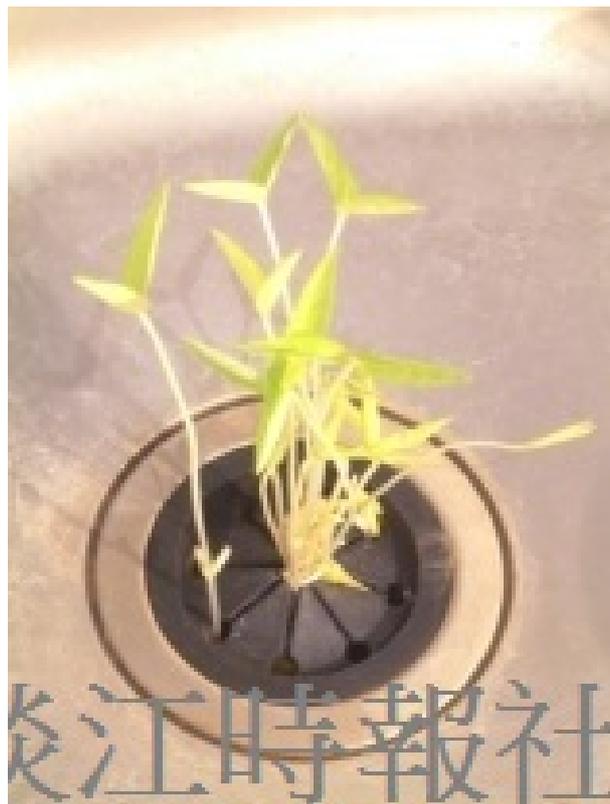
隔離的日子像生活在黑暗之中

電視新聞與泡麵陪我度過每一天



被囚禁在大樓房間裡的我，猶如驚慌失措的貓

半夜睡不著覺，孤單地渴望自由



一眠長一吋，生命力真強